



唐類函 二十

貪暴	佞邪	政不一	謫政	亂政	弊政	考績	政術部
石版	屯田	田制	三國	凶儆	暴虐	倍克	貪冒
助國	輸納	賦稅	流凶	移賞	遷徙	本土	招石口
				重飲	濶除	開鑿	微校
						公切	

卷二十

13
2413
20



13
2413
20

唐類函卷六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松陵陳光贊校訂

政術部六

措剋

暴虐

亡國

亡國

考績

政不一

獎政

亂政

貪暴

誦政

○考績一

杜氏
通典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

文行

卷六十八

考績

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
轉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

之自除二尉員其
率相推如此法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

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

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

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

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

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

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

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

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

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

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

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

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

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

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

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

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

正行
周無資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掇
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
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
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
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
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畧
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
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
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

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
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代不
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
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
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策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
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
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
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
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
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

正行
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貽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卽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天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

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

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自王通
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
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
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
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
以充劇使乃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
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
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况後任事
上中者三年昇一階况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
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况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

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况代考也徐州刺史蕭
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
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
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
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茲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
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
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
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
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
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

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
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察等位者
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
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
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
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
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
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
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

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唐考
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
鎮防並據職事自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
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
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
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
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纒理善最弗聞爲中
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昔公向私職務廢闕
爲下中居官誦詐及貪濁有狀爲下下若於善最之
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

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
 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
 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
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同一戶法增
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
 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
 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課及
不課
前准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
上文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
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
 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
內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
 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

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
 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
 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
 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
 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
 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
 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
 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
 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

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卽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

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勳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二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平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

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
 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
 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
 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
 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
 但優仕進之輩與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
 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
 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考績二帖

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日廢置以馭其
 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

字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專相以唐虞有黜陟之文
 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
 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于任賢畧舉
 黜降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不可知
 也
 會政周禮計稽功稽其禮責實連最相蒙相蒙能
 察羣吏周禮天府凡官府卿州及縣都鄙之治中受
 鄭司農注云治中調考眾官杜恕為黃門侍郎時入
 其職簿書之要也考眾官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
 眾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舉郡守
 以功次補或就增爵秩此最考課之急至於公卿內
 職大臣不備但以其職考課安齊閔閔太守姑幕縣
 有大臣守職辦課可致雍熙齊閔閔太守姑幕縣
 有盜游微上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憂
 公甚有效檄到齊閔閔請府注閔功勞也閔所經歷
 明度量谷水書曰明度量以定德三歲大計周禮太宰之
 羣吏之治注三年大比注云大比大計也崇德黜惡
 三載考績

文術

卷六十八

九

考績

禮稽功底績

底致也績也

盧毓考課法

毓曰名不可致

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臣聞古者敷奏以言明其言以功今考課廢而名譽相進退故直為相蒙帝納其言行而後言才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作都官考課上疏曰

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蕭育救郭舜 蕭育為茂陵令會課注考課有第六漆令郭舜殿見責育救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服為人言也

傳最難劉劭 劭助作考課法傳最難之

程功會課 智效一官 績成三考 政乃日修 功惟歲課

○弊政一 北堂書鈔

書鈔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詩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

不親庶人不信 詩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

未能寡怨於人 禮記無憺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矯誣犯禁 政散

人亡 眾誰適從 晉政多門 左傳賞罰無章何以沮

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 左傳弊邑失政

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 淫人不懼 亟肄以疲之多

方以誤之 左傳伍員云注厭政以甚 春秋夏五月公禮也天子告朔於諸侯受平彌朝 上有困令 聽讒

文所

卷六十八

十

弊政

乃不順 滂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並及冢上

不知無以利事 下不力無以承順 佐不利無以

集眾 卿不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

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

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

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靈王太變前之大章以忝天

下 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

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

而不長

獎政二帖

浚恒易浚恒凶以官邪由官邪也苟簡之理注苟於權鹵

莽莊子君為許謝錢張匡坐賊報陳湯訟寫孝經州

刺史宋邊患多寇迷理寡學術乃欲多寫不信吏劉

為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隨覆察之白曰於壁皆問

吏王溫舒為中尉減官任內史事無大小皆問其守

治獨宣以小至大能自遺禮義賈誼曰商君遺禮義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賚借父耰鋤慮窮人欲

滅天理而不率法政不率法無惻隱之實貨行於言後

窮人欲 刑放於寵刑放於寵久而久不聞問嚴助

會稽守數年不聞問詔曰問多所侵刻公孫瓚字伯

者聞然久不聞問助謝詔間多所侵刻圭常言衣冠

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所在侵刻百姓怨之吏竝侵漁張湯每奏

事至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縣官所與未獲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

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田卒污萊道殣相望道殣相望

而女富溢注產餓也上下相蒙神怒布常無藝藝法請寄為

奸請託巧法折律增辭慢令致期弗廸率典弗

若於政書並怠於其位愚弄其民事充政重刑

肅俗敝讒慝必多

○亂政北堂書鈔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傳云公將如棠觀夏有亂政

又云鄭人鑄刑書於鼎叔向貽秦為亂政漢書張晉

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多門

晉人盟諸侯于平丘子產舉承曰昔天子

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可待也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

可責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政在家門又云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傳上陵下替廢時

使晏嬰請繼上慢下暴盜思伐之上陵下替左傳

亂曰尚書以亂濟亂大敗天下董仲舒編戶騷動天下思

亂薛瑄贊靈天下騷動起為盜賊續漢書三輔苦之罵

晉載道紀世亂則學校不修詩子孔子之道抑孫

吳之術興劉歆焚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天下學

士逃難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太史屠黍以其

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

文行卷六

亂政

上

圖法歸周

又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 湯析

離居罔有定極

書長戟詣闕漢書息夫躬傳 火燒官府

蕩覆王室

卓殺主鶴后云云元董 京室為虛

境雷動四野風起

息夫躬傳 四方州郡擁強兵

鬻切塵消鼎沸

漢書 山無峻幹澤無注水

法黃巾盛於海獄

山寇暴於并冀 典論云董卓遷大

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獄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帝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

後漢靈帝中平五年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

○譎政帖

鉅箒

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俗朋黨廣漢患之乃為鉅箒削其主名以為耳目 鉤距

京兆善為鉤距以得人情嘗召亭長界示詐示人任上亭長戲曰為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詭聞行察俗

羊續字與祖為南陽守當入郡乃羸服俗然後進吏人及令長 借死狗軍

貞潔良猾盡皆知之也 借死狗軍 魏太祖軍中糧

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怨祖謂主簿 使吏襲姦

舒擇敢往吏把其陰 問吏所聞 范甯為豫章守欲遣

重罪縱使襲吏之姦 問吏所聞 十五議曹下屬縣探

風俗吏假歸還訊問所聞 事不敢隱 王霸為潁川遣

官長得失徐逸與書云 事不敢隱 吏按行吏不敢

舍郵亭食於路傍鳥攫其肉吏還霸迎勞曰甚苦食

於路乃為鳥所攫肉吏以為霸盡知其行止事不敢

隱 譎以摘姦 王渙為洛陽令又能 功曹不敢隱

也 譎以摘姦 以譎數發譎姦伏 功曹不敢隱 朱博

元為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者其

頗博見其癡問之尚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

馮翊欲灑卿耻杖拭用能自効不禁且懼對曰必死博勅禁無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為耳目懼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取受欺謾當斷頭功曹不敢隱博削記使之不敢差送吏

人為耳目

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俸錢月數十半給吏人為耳目

晉文譎而不

正論

朱博譎不取欺

朱博每到官輒出奇譎以示下不可欺也

○政不一

吾誰適從

土為謂晉獻公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國不堪貳

傳一

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一奪二三孰甚焉

朝更夕改

政衆而

惡國政令無常

○佞邪

北堂書鈔

無妄之災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易有言

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易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

易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易情偽相感而利害

生

易無以利口亂厥官

盜言孔甘

詩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

詩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詩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

詩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

詩君子不以口譽人

情踈貌親

禮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禮

口費而煩

易出而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

禮

慢易

以犯節澆酒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左

目動

而言肆

左傳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慢

無信多私

宋元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

左傳

叔向云注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也 自齊逃來曰佞

人來矣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極言無度 其口曲

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辭 安知是諛諛者乎越語范蠡

謂王孫子曰吾實于東海之陂鼃鼃魚鼃之與處而

諛龜之與同嗜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

安知是諛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

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

及焉王孫勝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

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

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

云云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

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撓志以

從君廢人以自利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

耻之丘亦耻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

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人佞人

殆並論佞心翦翦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恣縱不

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驪姬云衆皆競進

平求索羌內怨已以量荃蕙化而為茅楚辭曰蘭芷

人今各興心而嫉妬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為茅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楚辭天問曰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明白不進荆棘成林巧佞在人賢人滅息

連蕙蒞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悔茲

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耀何毀譽之昧昧 視忠正

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

○貪暴北堂書鈔

沈洵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惟玉食 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 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以躡日欽剿

割夏邑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已上正月

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劇

廉耻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

重歛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歛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

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並率人以暴

而人從之 不勝其弊唯戮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

致順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

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趙文其虐滋厚子產以為蠶

尾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

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叫天之無辜陳良駟顛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浸欲崇侈不可盈厭 政以

文行 卷六十八 貪暴

賄成 干國之紀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

以焚其身賄也 受焚之功取貨於鄭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

之臣僭令於鄙 晏子謂景公云云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

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 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

非禮也求金甚矣 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以其國之所有故有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

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

百事廢 用人之力為已悉矣 財盡則怨力盡則

懟 驕頑之 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 爵以賄成 飲食以

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顏忍耻遂非不悛 夏

箴日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 享一利亦得一惡 晉語

曰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

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

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

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

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 家語云

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云云

○貪冒 北堂書鈔 上貪於利則下叛 鄭玄注禮記大學篇先財後禮則民利

禮坊

貪貨棄命

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賈也

安官貪祿

說苑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

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貪以敗官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

詩桑柔篇

好利不顧

詩清人篇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

並左傳

害

左傳虞叔有王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為富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馬用此其以賈害也

不仁

左傳云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夫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馬用之

利祿也

禮表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

國語云子韋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

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

聚斂積實不知紀

極

傳云縉雲氏

有豐富者誣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為

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

物前後案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素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

不義

左傳子服景伯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非人其吉惟貨

其吉

書罔命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左傳曰范宣子為政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後漢崔烈

輸錢一億萬位至

太尉

許芝

每祭肉取

慕容恒賣水

慕容評恒賣

三老凍餒

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

百斤猶恨其少

慕容恒賣水

慕容評恒賣

公聚朽蠹

許芝每祭肉取

慕容恒賣水

慕容評恒賣

公聚朽蠹

三老凍餒

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

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

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

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

具非

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秋日凄凄百卉

貪冒二帖白

錢愧心張武為郎中令受賂金行賂陶朱公仲男殺

賂莊子以千金歸罪賜衣吳祜字季英為膠東相嗇夫

知此何忍欺促歸罪祜曰觀過受賂賜錢皇甫嵩字

州牧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賜錢懷慙或不不自殺

不汝疵瑕楚文王謂申侯貪

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賊與湛令

名儒輕宜宣獨移書顯責敗官為墨貪以敗作法于

貪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君子作賄賂公行

慎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賄賂公行

○培尅

初稅畝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多賦斂說苑云晉平

也歛田萊多荒杼軸其空詩大重賦於民貢禹侵

刻小民王莽傳云頭會箕斂漢書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

之民饑重斂管子賦斂甚數太公賦斂羌胡後漢馬防

多收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收田畝錢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二責

治官錢靈帝紀云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前漢昭帝贊曰孝

虛耗戶口減半後海內繇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班氏詩

文行

○鼎虐一北堂書鈔

夏王滅德作威湯商王罪人以族泰誓斬艾百姓 害

虐烝民書多方篇結怨於民 降災下民並泰誓民不勝痛

漢武故 民泣於道漢書王莽傳云視民如讐左傳于西曰今

雙 污吏為虐春秋感精符毒痛四海 流毒下國 剥喪

元良並泰誓殘賊天下尚書中候云道路以目國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

海內無聊荀悅漢紀云敖虐是作書益稷篇敢行暴虐書微

子 焚炙無罪墨子云燒鋸斷頭左傳率割夏邑湯誓剗割

夏邑書多方篇殺季歷竹書紀年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

捷王殺 殺管修左傳云楚作也醢九侯帝王世紀云九侯入為紂三公

云 次翼侯紂云紂囚箕子史記剗孕婦泰誓曰剗

剖人 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殺人以興謗左傳炮烙

始于熨斗淮南子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熨斗銅柱加於黜炭帝王

紂為銅柱 用鄩子於次睢左傳云宋公使郊文公用

隱太子於岡山左傳楚子脯九侯以饗諸侯禮明堂

天下 酌梅酒以賜文王帝王世紀殺人不忌為賊左傳晉

雍子爭 慢令致期謂之賊 百姓慄慄若崩厥角泰誓

小大戰戰懼於非辜仲池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書

紀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 封豕其士狹穰其民楊雄

賦 爛金為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為虐而

云 賦 爛金為烙骨肉成泥烙溢酒為池骨肉成泥

文 行 卷六十八 暴虐

好劍鑄必試之

左傳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湯誓

以虎克

市而視者驚

世紀云

赭衣半道所謂天賊

微文深

詆殺者甚眾

史記咸宣傳云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

張敞使捕賊掾祭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故收舜繫獄案事吏書夜驗

寧見乳虎無直甯成怒

治舜竟致其死事 甯見乳虎無直甯成怒

號曰屠伯

王隱晉書云苟晞 蝨賊蝨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之法籍

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暴虐二帖

卧虎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人號卧 蒼鷹

人號卧都武 捷

嚴酷鷹猜禍之其爪牙吏皆虎而寇 敷虐

擊毛摯 作威

書依威作威 束濕薪

守過無大小亂杖撻之吏人掘地 猛於虎

求錢每遣大吏報使小吏覆察之 猛於虎

天吏逸德 去儒吏

烈於猛火 去儒吏

守漢吏當奉三尺法無奈生所 殺婦人

言聖人道何且歸待竟君也 殺婦人

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 甯成怒

人登樓而觀昌乃殺之 甯成怒

治戒軟弱 甯成怒

秦則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勝 甯成怒

驚神速 甯成怒

王温舒為河內具私馬五十匹 甯成怒

二日得報郡中驚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 甯成怒

文行 甯成怒

卷六 甯成怒

二 甯成怒

暴虐 甯成怒

會春至溫舒歎曰使冬慢經界孟子暴君巧密法令

法令嘗密矣然姦愈不戒視成史慢其經界致期為之賊不教而

殺謂之重足一迹人畏流血數里嚴延年為河南守

數里河南人號屠伯張敞書戒之答地曰木杵詳酷

刺骨吹毛深文趙禹巧詆張湯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報虐以威殺人以逞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滅德作威以蕩陵德

○亡徵北堂書抄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中國家將亡神又降之左夏

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國語注云回祿火神商之亡

也夷羊在於牧野國語注云夷羊神厭弧箕服實亡

周國史記周本紀云楚矢箕服是喪王國璣語山崩

川竭亡之徵也史周本紀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左傳

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鄭曰鬼哭山鳴帝王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五星錯行

世紀云殷紂六月黃神嘯吟淮南子云五星錯行紀世

雪或雨赤血云云三川皆震史記周本紀云幽

星錯行伊洛水竭王二年西周如之桀

失玉鏡命帝書秦失鏡尚書考亡金虎喻秦君也

亡玉羊易緯云泰山失金天奪之監左傳云號公敗

日號必天降時喪尚書狼而無親史記解云狼而無

之君狠而無親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狼而不和

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韓

女行卷之六

亡徵

後子詳秦三七之厄漢武故事漢赤精漸微漢南記伐智而

專事汲冢周書史記解云昔者曲集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

亡復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徵篇云狠剛而不和復諫

也亡大心無悔國亂自多亡徵篇云大心而無悔國亂

其隣敵者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殷紂云喜淫不周於

法亡徵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聽以爵

不待參驗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恃交接而簡近

鄰又云恃交接而簡近鄰怡強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

肖用事而賢良伏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

則下怨下怨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

者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羣臣

使又云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羣臣

易慮又云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

怒生變史記解云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

巢而生變有以智矯法以私謀公法時以私謀公法禁

變易號令數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又云淺薄而

下者不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

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多怒而好兵又云主

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好用兵簡本教而養貪而無饜

輕戰攻者可亡也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又云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

文行卷之八

亡徵

者可也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

重如此則內外垂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為人

內外垂者不可亡也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婢妾之言聽愛

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不可亡也玩之智用內悲婉而數行不法者不可亡也

正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卑而

庶子尊見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又云大臣兩重父兄

事勢者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為君大臣專

地以待交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

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減爵損祿禁罰不行

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史記解云昔有鄒君嗇儉減爵損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徵篇云貴臣相妬大臣

怨讐而人主弗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又云凡

而家大權輕而命將太重又云出軍命將

臣重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又云大臣

大尊專制擅命徑為太職可以重求爵祿又云

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又云

眾強壅塞主斷而罷露百姓煎靡貨財又云好宮

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室臺榭又云好宮

池車貨財者可亡也室臺榭又云好宮

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室臺榭又云好宮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書五子赫赫宗周滅為亡國

賦云頭懸赤旗王孫書云赴火而死史記殷成周西

文術卷六十八亡國

傾揚子宗周既滅詩雨無正篇云宗奔南巢世紀云

避宣室漢書王莽傳云火及掖庭奉明黃皇室主所居

講日當奈何時莽紕拘服帶璽鞞持虞帝七首天倒

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

戈而戰世紀云武王率諸侯奔丸解而走淮南子武

云殺豨飲血漢書王莽傳云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

不為新室者搏心大哭又云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

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

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

臣莽因搏賜陽人地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

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為歸漢

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賜以陽人地

王歸漢王置監國守衛係頸以組奉符璽史記云

主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

符降軹道傍輿觀自縛詣壘門蜀志云後主輿觀自縛請

請相周之亡則伊維燕漢道衰則建章撤陳思懷

殿令天下無主四十九年史記正義曰坡王赧卒後

並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三后之姓于今為庶左

史墨對趙簡子桀以奢亡紂以淫敗說苑戎成不退饑成不

遂詩雨假讒賊以大權鉗眾口以寄坐潘岳西征賦

成脯苑鹿化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又云踰

以為馬逮報那分崩而為二云云

唐類函卷六十八終

唐類函卷六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松陵陳光贊校訂

政術部七

田制 本土

屯田 遷徙

戶版 移買

招戶 流亡

○田制杜氏 通典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
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
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
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
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

文行

卷六十九

田制

孝公用商鞅計乃壞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
 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
 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
 功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
 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
 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
 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
 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
 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
 唐以前法制簡畧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

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厥

田惟中中田第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厥田惟中下

第青州厥土白墳田第厥田惟上下第徐州厥土赤埴墳

田第下下第荆州厥土惟塗泥田第厥田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厥田惟中上第梁

州厥土青黎色青黑厥田惟下上第雍州厥土惟黃

壤厥田惟上上第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

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

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用平土之法

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千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其力勢所能生有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漁虞使職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

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塵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

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為之園宅田者致

仕之家所受土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

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

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

大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

夫之米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

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民受出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

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

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

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

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田二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

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各以肥

磽多少為差磽磽確謂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

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

所強也勉強勸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

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

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

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秦地廣人寡

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

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

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孝公十二年之制

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

國皆多肯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

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肯本而趨末遊食者甚眾是天

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

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

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也為酒醪以靡穀

者多靡散也六畜之食焉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

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

有所隱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

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食讀曰嗣

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

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

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

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

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

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

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郡

國或地磽陘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

草稠曰薦

草深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曰奔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為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
 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
 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
 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
 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
 歲失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
 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
 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

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行宜少

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

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

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

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

能為代田一畝畝音工犬歲代處故曰代

也田代易古法也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耨併兩耜廣

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

於畝中謂穀子苗生葉以上稍擗隴草擗鈕因墮

天行

其土以附苗根讀謂下故其詩曰或芸或籽黍稷

疑音擬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

根比必寐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故擬擬

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

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

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

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善者倍之善為

又過縵田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王諸陵有大農

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

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民

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故平都令光教

過以人輓音輓犁輓引也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庸功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

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

而緣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餘也宮

廟垣餘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課得穀皆多其旁田

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

田公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

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

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
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
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
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
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良之
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按典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
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孝成帝
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
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入政以食爲首
斯誠家給刑錯之本先帝徇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

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
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
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卽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
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
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
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
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
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
詳宜畧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

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
 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減賤丁傳用
 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不行
 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
 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
 漢盛時之數漢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七百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
 有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
 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

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
 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
 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
 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
 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
 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
 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
 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
 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
 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

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
 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
 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
 九百九十餘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
 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
 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
 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
 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
 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
 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
 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

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
 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
 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
 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古有移
 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
 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
 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
 樂土之慮故民之為言墾也謂墾墾無所知猶群羊
 聚畜須王者牧養處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
 磽鹵則零丁耗滅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

正補
疏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
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
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
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
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
之田代俗安上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
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
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
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

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
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
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
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
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
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
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
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爲差降自西晉
客之制至東晉其○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
數更加詳賦稅

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爨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爨爨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黨七由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

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莫侯反鄞三縣墾起湖田餘姚今會稽郡縣鄞鄞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

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旣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質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

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旣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

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
 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
 明悉備今王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
 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
 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
 謂之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
 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
 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
 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
 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

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
 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給
 一畝依法課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
 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
 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
 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
 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
 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
 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
 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

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

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解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吏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

魏晉年代久遠改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解武

文術

卷六十九

左

田制

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
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
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
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
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
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克兵六十免
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
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
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
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

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
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
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
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
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
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
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
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
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巨陌貧無立錫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

無酹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
 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
 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
 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鄰
 之始濫職眾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
 謫壁首人田以克公簿比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
 戚伎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
 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糾賞
 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
 之至有貧人實非贖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
 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枯賣者枯荒田
 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
 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
 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
 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
 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還即賣所得之
 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估
 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
 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婢宋世良天保中獻書
 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
 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
 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
 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
 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
 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
 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
 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
 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
 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咸

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法鄉每
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唐開元二十五年令
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
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
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
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
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
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
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
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其永業田

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
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
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
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
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
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
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
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
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頃雲騎尉武騎尉
各六頃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

勲俱應給者唯從多不竝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
 地非狹鄉者並即廻受有贖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
 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
 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
 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
 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
 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
 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
 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
 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既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餘名者

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
 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廻給有贖追收其因官
 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
 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
 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
 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
 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
 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
 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
 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

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
 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五畝八品二頃五十五畝
 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
 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
 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
 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
 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五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
 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五畝七品三頃八品
 二頃九品一項五十五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
 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五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

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五畝下府三頃上府長
 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五畝親王府典
 軍五頃五十五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
 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
 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項五十五畝其外軍校尉一
 頃二十畝旅師一項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
 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
 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
 驛側有牧田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
 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

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

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

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

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

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

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

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

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

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

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

殺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

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

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

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

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親王出蕃者

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給地一項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

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屯田杜氏通典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

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孝宣帝

文行 卷六十九 田制

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屯田兵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石百斤難久不解後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川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臯音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器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

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

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音陘音以西道橋七十所

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

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也為田者游兵以

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

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

正術 卷六十九
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其見萬人留田兵獨充國
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既破黃巾
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賴川棗祗建置
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
下今賴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
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
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
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
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

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
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後陳
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
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
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
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
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
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
石以西盡泚旁脂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
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賴大

正作 卷六十九
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
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
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
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
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
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
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
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召信臣遺蹟召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
今南陽郡穰縣界激用滎音音滎音音諸水以浸原田萬

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
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
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蠻之所恃
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
巴陵卽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
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
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
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卽以爲廩大興中
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
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

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
 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
 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
 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
 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羨
 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鼈亦在
今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
 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
 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後魏文
 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

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
 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
 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
 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
 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北齊廢帝乾
 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
 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建中平州刺史
 嵇暉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界長城左右營
 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
 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

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

簡堪者充

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屯田二帖

激河僕射虞詡上疏曰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內郡計歲雜渭諸葛亮謂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雜於渭濱人寒羌路曹鳳上言曰西戎為害先世所各安堵也患其大小輸土地肥美又有西海魚鹽之利設屯田限絕羌胡交關之路以遏絕狂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之役乃拜鳳為金城都尉列夾河屯侯霸海上置東西屯田五部列秦耕秦耕楚耕楚圍宋築得十二便戰楚耕楚圍宋築得十二便待其散奏曰羌易以計破屯田得十二便漢擊先零地充國度其二利云云內無勞費之損外有守禦之備上報曰聽將軍三十六部金城長史上官鴻上聞計也三十六部歸義建威屯三十六部漢武募屯

文行

卷六十九

屯田

屯田

田漢武募豪民田受南入韓浩急田租魏祖與諸將

○戶版帖

為版宮正掌中官府次舍之比要於小司徒掌兵法比

畜車輦辨其家財以待而比之比要於六卿之眾寡六

邦國之比要注云大比更閱天下民數及財物今八

月案比是也比脫卒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温

要其簿書也比脫卒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温

隱漏未為卒也注流民景報石慶書曰流民愈多計文

定先貫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為定次從關內

軍府州從隱新附魏宣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

先貫為定隱新附魏宣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

日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絕戶令戶令諸身喪戶

宜弘大綱則自然安樂也

籍書數於版周禮司民辨其國中鄙野其民之

女歲登下其死生獻數於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發未傳詣軍未傳者詣軍

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籍書數於版周禮司民辨其國中鄙野其民之

女歲登下其死生獻數於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發未傳詣軍未傳者詣軍

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籍書數於版周禮司民辨其國中鄙野其民之

女歲登下其死生獻數於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發未傳詣軍未傳者詣軍

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籍書數於版周禮司民辨其國中鄙野其民之

古者二十而傅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馳
騎戰陳而後五十六而老傅謂著名籍公後者也
發游戶益兵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
凡有游戶皆使自實掌羣臣之版之版歲登下損益
目錄以益眾可也稽夫家之數之數注夫家男女周
都家縣鄙之數

官生齒之徒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備體也漢法隱口之
罰以我抵聽閭里以版圖太宰以官府之八政以經
損戶數以保鄣其戶數以保鄣空簿地圖版籍天
府稽其阜蕃辨其減耗俾食毛之人登先

齒之版漢朝倉卒猶或先收聖代升平寧容後
造舊判

勞來而能勞來旋定安其居懷撫晉劉琨字越石
併多歸現現善於懷撫短於控御一日強負卓茂為
之月間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者千餘人亢食成詔避水他郡者所在亢食聽新
昨惡為等注治謂有所求乞也七人以上受上地六
口受中地五適樂郊汝適彼樂郊欲入關欲入關者
輒籍納注云錄令還鄉陳定宇仲弓為太丘長鄰國
其籍名而納之

○招戶口帖

令還封檄遣之路後漢鄧太后詔有損棄其居窮困道
鄉牛給之魏衛顛字伯儒請置使監賣鹽侯徙基不
從政徙家基不從政民還且勿筭事歸者輒假公

從政徙家基不從政民還且勿筭事歸者輒假公
文行

文行

文行

文行

田貸租且勿弄事 自古八萬餘口宣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

○本土

鍾儀楚秦鍾儀囚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燮

也莊馬越吟而作越吟秦聲陳軫曰莊馬

乎秦聲魯適夫子曰吾舍買臣還朱買臣衣疏廣歸疏廣

將軍步凌統將軍步字公

小人懷小人懷

入里必式禮望里而步張湛字子孝為馮翊告歸

樂所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里下公門孔子於鄉

自生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美非吾王

劉虞决劉虞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問同

高鳳解高鳳字文通鄰里有爭財

父母之邦柳下惠曰

君子之操鍾儀桑梓必敬維桑與梓蓬籜知歸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直將質之於烈或至

孟嘉以禮讓化鄉里行蔡

舊貫故鄉地

著土風編戶之氓山鄉之節

○遷徙帖

文術

卷六

遷徙

五遷盤庚五遷三徙孟母三徙附邊戶部格非沿邊

內軍府百姓欲於邊州府附戶居住並聽與本管

防禦不須差外遷程鄭山東遷虜也驚走魏祖徙

征鎮自此為格從授周禮凡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

餘萬驚走於吳從授授之或自國徙郊或自郊徙國

皆從而付所處不安其土乃遷乃遷乃遷乃遷乃遷乃遷

郊適彼樂郊又無征凡新氓勿徙後漢順詔坐法當

充新秦漢武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始

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為新秦四方雜留長安慶忌

狄道人為將軍徒昌聽徙寬大景詔郡國或饒餽無

饒廣薦草木水泉民欲徙之者募徙廣饒公卿言郡

貧民無產業者茲猶徙邊武帝徙天下姦豪傑實

募徙廣饒之地茂陵初成可徙天下豪募徙賜田宅半

傑內實京師外銷豪猾上從之募徙賜田宅起官

寺市里募徙貧民縣資給食至所他徙給田器時歲

不登募貧人無田欲徙他界所至給公田種餉旌節

田種器勿收租五歲除籍三年後欲還鄉亦聽旌節

以行之若徙于他國則為之旌節以行之謂園土以

內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出鄉離鄉去里

秋蓬之轉去國之戀越鄉懷土既不乃

於舊貫宜獲庇於新阡

○移貫帖白

徙名數漢元帝徵孔霸為師號恥關外為關外之人

文軒卷六十七

移貫

詔為徙關邊人內移後漢張奐字然明傲煌酒泉人
於新安不得內護何奴中郎願徙屬華陰舊
制邊人不得聽之近親附貫許於近親附貫也
移唯魚特聽之

○流亡帖

不根著流民不不可久禮喪亦不流民逾多流民逾

文不改游民且懼禮曰游民推冰而亡魏祖時人推

使民推以通船盡室而行勞疲徒轉震蕩播

越離邊爾通蕩鼠竄入亡蕩析流冗

唐類函卷六十九終

唐類函卷七十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松陵沈夢龍校訂

政術部八

賦稅不均附輸納土功助國徵役賦稅不均附輸納土功助國徵役

開鑿重歛復除

○賦稅一社氏通典

古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稅以
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
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也人君
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

取租稅○陶唐制冀州厥賦唯上上錯謂孔安國曰賦以供天子上上第一

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青

州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賦下上上

錯賦第七雜荆州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賦

錯出第六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九雍州厥

賦中下第六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

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

服為天子百里賦納總禾稟曰總二百里納銍銍刈

穗三百里納秸服稭稟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

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

二百里男男任三百里諸侯同為王又其外五百

里曰綏服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二百里

奮武衛奮武衛天子又其外五百里要服要束以三

百里夷守平常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又其外五百

里曰荒服言荒又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別九州遂

定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聞改作蓋因也○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

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

稅均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

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

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其貢祀物

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又外曰男畿其貢

器物任土以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也又外曰衛

畿其貢財物龜貝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

其貢貨物絲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

夷鎮蕃各相去五百里為限此荒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

所貴實為贊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

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

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玄曰登成也定也

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捨者謂有復除捨不收役

事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

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癘不可凡任地國宅

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

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民雖有田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

稅者百家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從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

令以時徵其賦自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凡任

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

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

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因井廬以定賦稅謂

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

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皆

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是

以黔首安本而易瞻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

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

稅也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也初稅

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

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

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

也吏田峻也言吏急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初稅

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

為已悉矣悉謂盡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

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較一乘戎馬四疋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哀公十二年

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招當賦稅譏何譏爾譏

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其財物也言

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

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疆吳空盡

文行

賦稅

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

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又時什取二

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

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

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

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

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

義為利也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詩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公田不橫稅若履畝之類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

下之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

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夫猶五穀不

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

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孫武曰夫

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

賦稅

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上毛之實役其
民賦於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魏
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
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
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
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
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
於已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
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

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
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
兼并而自若加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
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
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
遂用潰畔○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
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
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纒取而山川園
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
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
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

庫也經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四年八月初為算賦 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

治庫并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 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

中間廢 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

與奴婢倍算今使 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 晁錯上說令人

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足支

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

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

半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 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

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

不事 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傅 舊法二十三此 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

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

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

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更卒謂給郡縣一月

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 田租口賦鹽鐵之

利二十倍於古 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田也既收

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失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言

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 賦稅

正行
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天蠶之食矣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其辭也占音章瞻反蓋武帝時賦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當賦太常王諸陵別治其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救粟當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錢物也更賦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入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更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四年出口賦

漢儀莊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減其令以救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書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瘡咸出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也而豪

改行

卷七十一

賦稅

民侵陵分田切假

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

富人田也切者富人切奪其稅侵欺之也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

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

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

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

之布

樹藝謂種果木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

出者允作縣官衣食之

允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

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積歛賦又一

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

天下愈愁○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

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

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

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

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

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

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

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

在公

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

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

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

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丁苑中公收其入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分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且魏晉雖道消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十八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矣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

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迥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

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疋○齊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風均政出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

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阨阻洞窟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上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奴舍之類皆無課役官品

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簠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雄斧武騎虎賁持鉞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

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

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

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自

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備京官文武月別唯得

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

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

品第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

外官刺史最輕者府丹陽吳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

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高涼

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

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則

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

既畧不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

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

并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勅

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

諸王諸王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

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王婿外祿者○後

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

戶占為紬蠶羅縠者甚眾於是雜管戶帥徧於天下

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

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人
 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
 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
 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
 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
 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
 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
 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
 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
 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

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
 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
 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
 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
 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
 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莫雍華定相秦洛荆河
 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
 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正光後國用
 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
 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

正德 卷十一
四斛九斗粟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五百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卽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

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
 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
 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
 牀租調有妻者輸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
 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
 調十占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
 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
 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
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
 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

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
 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
 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
 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
 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梟輸遠
 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
 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入欲
 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
 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
 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

正行 卷十一
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
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
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
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
土有室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
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
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
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
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
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
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
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
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
洛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
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詎萬及受禪後
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
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
土調以布絹絕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

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

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山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

賑給不以官位為限十八年五月高頴奏諸州無課
 調處及諸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
 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
 官及諸州並給公廩錢廼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
 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
 廩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
 營農廼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廩在
 市廼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
 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
 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人益減

矣又頴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網輓粟水
 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
 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唐武德
 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
 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
 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
 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
 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
 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
 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

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爲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勅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于九品同上下至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任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下戶四千每歲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

開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濶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絕布並隨鄉

土所出絹絕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絕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絕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綬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綬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送納布疋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綬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絕布三尺三斤為綬三月勅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勅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

州租並迴送納布疋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綬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絕布三尺三斤為綬三月勅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勅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

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
 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
 測畧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
 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
 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
 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
 不得使卽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
 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
 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
 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準州土收穫

早晚斟量路程嶮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

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

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

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

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

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卽輸不拘此
 限卽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
 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
 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
 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
 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
 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

正律 卷十一
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

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通正役並不

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

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濟者

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

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

并停

賦稅二北堂書鈔

底慎財賦書廢上交正底慎財賦注云廢土交正謂

以諭九稅周禮掌職云云以桑為均蠶事畢后妃獻

服鄭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

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徹田為

糧毛詩云度其原隰徹田為糧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藉

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市廛而不稅鄭注云

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市廛而不稅鄭注云

不稅其物山林數澤有賦有稅漢書食貨志云淳

多不稅其物四郊人民分時徵賦職詳通典百里之內

其官千里之內為御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謂此

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九賦歛財賄周禮云云一

文書財用通解謂衣食九賦歛財賄周禮云云一

賦以待賓客周禮注云邦中在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注云四郊去國百里也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注云邦甸去

事待給家削之賦以待匪頒注云家削三百里頒為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邦都之

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關市之賦以待膳服

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

荒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

也人倍算也賜予即好用也

賦稅三帖田例併入

國賦千乘之國可使地征禮云九式周禮以九式

三壤尚書咸則三邦時入禮云歲取彼甫田布期

韓延壽為東郡牧租稅先明布量力其中歛從其薄

其日以期會吏敬畏趨向也

則周公量入禮曰家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樂輸文選
 之典在量入禮曰家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樂輸文選
 以道樂增資劉平為全椒令以謂五穀之稅樂輸文選
 其輸財增資化禮人人有增資就賦減稅損戶減稅以
 為保障九穀以周禮閭師任農五穀農事既收舉五穀
 之法要定地廣狹賦以廣狹為差也廣狹年上下厚與年
 稅之上下隨年賦鼓鐵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之豐荒也賦封田陳陳餘以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出鐵以率也賦封田陳陳餘以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鼓為率也賦封田陳陳餘以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貢不善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
 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善稅不出稅平原家不肯出田
 足則必取盈焉故不善稅不出稅平原家不肯出田
 吏以法治平原加田無征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唯加
 用事者九人也加田無征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唯加
 田無征注既賞之又加賜以田豨田不實光武時天
 所以厚恩唯加賞田無國征也豨田不實光武時天

不實帝見陳留吏贖上有書云穎川弘農可問河
 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服顯宗曰以墾田相方耳河
 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公田不稅而古者公田藉
 近親田宅踰制不可准也公田不稅而古者公田藉
 力治公田圭田無征厚賢也即周輕重之法冬天子
 不稅也圭田無征厚賢也即周輕重之法冬天子
 合諸侯制百縣為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上下之制
 舉之數以遠近所宜為度舉定國之數貢上下之制
 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下之制節矣治賦大均
 言賦用雖有節也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下之制節矣
 趙王使趙奢治國賦均輸畢納也穀租藁稅
 大均人富而府庫實均輸畢納也穀租藁稅
 地求口賦九賦殊別五服異制農事既登
 國賦先定斂從其薄法作於涼差以精麤
 之等從其遠邇之期節財必均於九式成賦
 咸則於三壤趙奢均賦民則無貧有若盍徹君
 政術 卷七十一 賦稅

孰不足 上無乏用下不闕供 上有餘用下無怨
 人 禹別九州辨貢賦之等 周制五服定征稅之
 差 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 而田卒污萊孰云不
 足 雖厚於公上情不涉於徇私 然望彼徵求罪
 須加於從欲 副天子恤人之心下不靡敝 竭王
 臣奉公之節上無闕供

○輸納

輸幣 子產拒鄭伯如晉晉侯未見子產曰未知見時
 露之則恐燥濕之 歸粟 夏歸粟於蔡周 泛舟 秦輸粟
 不時而朽蠹也 命之曰泛舟 投函 晉劉超字世瑜為句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 投函 晉劉超字世瑜為句
 之役謂從渭水運入汾河 投函 晉劉超字世瑜為句

出評百姓家資超作大函封付之使各自書家產
 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上課所入有踰書也 方

輸錯出 乘不絕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僦載煩費

王莽下書曰實貨皆重則小用不
 給皆輕其僦載煩費注僦送也

○助國

王丹上麥 鄧禹西征王丹率蕭何佐軍 漢部平謂蕭

君之心宜讓封悉以家私 卜式輸軍費 漢武有事匈奴

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平式曰臣少牧羊不曾為

吏不願為官曰家有寬乎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寬

但弘曰天子征匈奴有智者宜效用有財者宜助國公

邪降縣官人眾式復持二十萬人時富豪皆匿財唯式欲

助軍費上以式為 糜竺助軍資 蜀志糜竺率奴客二

郎中以諷天下 糜竺助軍資 千金銀貨幣助軍資

又行 卷七十一 二五 輸納

於時困置杜緩入錢穀元帝時穀貴人皆流亡西羌
賴以復振杜緩入錢穀反方征之杜緩上書入錢穀
勅用前後數百王肅上錢鍊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
再後為太常王肅上錢鍊未平上錢二萬永和
鄧太后下詔褒納之費

徵役

使民任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
任眾周禮鄭云築興事任力王制鄭注云事謂
狗市周禮鄭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
命修封疆二月祭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余
命雷且發聲祭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余
旅以正田役祭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余
靈鼓鼓社祭祭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余
鼓鼓金奏祭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余

之大旗致之鄭注云旗畫熊虎以役國事周禮族師
者也歐眾刻日樹旗期於其下以役國事周禮族師
比十家為聯四間為族八間為聯使之以相保相周禮族師
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禮族師
之事周禮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起徒役周禮族師
家無過一人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用
民力歲不過三日周禮鄭注云治官室城郭道渠案
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周禮鄭注云治官室城郭道渠案
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周禮鄭注云治官室城郭道渠案
徵役二帖役使不均附

徵令小司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
家既役則受州里役要犯時
郭解解曰是吾德不修謂尉吏文離
日是人吾所急踐更時脫也文離

文術卷七十一
徵役文離

食足以食數人齊有微役則支離穰
 疇游其間言以疾免役無所懼也
 班役國語發卒
 反跛丘氏反弛力荒政十二聚萬民四
 也任力待其政令勤力穀梁民勤於稽可任小司徒
 那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
 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蒙五人下地家五人可
 也任者二人任者謂力私相助魏司馬朗字伯達為棠
 後縣調船徒恐不辦相毆白徒今白丁也覆脫卒
 率私還助役見愛如此毆白徒今白丁也覆脫卒
 王温舒上庸直賦卒踐更輒與平賈也充夫式
 覆脫卒上庸直賦卒踐更輒與平賈也充夫式
 式諸正丁充夫四日免七十日并免租白丁已上
 課役俱免中男充夫滿四日已上免戶內地租無
 他稅折戶內一丁無丁聽傍折近親戶內丁又謂男
 女三歲以下為黃十五已下為小二十已下為中男
 二十一歲以下為黃十五已下為小二十已下為中男
 成丁也計徒庸人工免弟子役詳師減年從役平劉

為全椒令以德化人作詩告病大東東國困於役而
 人皆減年從役也傷於財譚大夫作詩
 以告力不同科為力不同科科役畏不能趨詩豈敢
 病焉也上中下三等屬後於植夏官
 不能不征於鄉與事任力升諸司徒屬後於植夏官
 趨與慮事屬役植部曲將吏傳曰華蓋子成邊蓋寬饒
 元為植巡功築城版幹者是也蓋子成邊蓋寬饒
 為司隸子常步行王尼執役晉王尼為護軍兵士胡
 自戍邊公廉如此王尼執役切輔之革訪之廐下
 役使不均北山北山於從事不得終養於父母也東人東
 之子職勞不來西持更持劉弘為荆州常夜起聞城
 人之子粲粲衣服乃論推冰持更者歎甚苦吁蓋一兵
 年老羸疾無襦袍復帽推冰持更者歎甚苦吁蓋一兵
 主者遂給韋袍復帽推冰持更者歎甚苦吁蓋一兵
 不平謂或宴宴居息或盡瘁國事語不患寡不平
 何詩

○土功帖

不時

勞苦附

經靈臺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于來言文王始經營築靈臺亟急也衆人自以于義樂來而為之

傳巖

說築傳巖之野度功荒書曰荒度土功注巡役則巡行之事

興事

興事任力用人必巡功傳曰宋城華揆日詩揆

日從時

左傳凡啓塞從時門戶道路謂之啓城郭墻

而理

比居周禮職政土國詩土國漕注道使禮順

事以道

時使使民稱畚築令尹蒧艾獵城沂量功命

使人

功議遠濶基趾具栽版幹十月庚寅實栽築城

郭

造宮室孟冬城諸防傳曰城諸築郎囿冬築郎

事也

雖未及時而農事畢百堵皆作詩三旬而成

獵城沂事

三旬而成不愆量事有期士彌牟營城周

於素注不失本計之期

量事有期計大數揣高卑

似溝洫物土宜議遠邇量事有期

計徒庸慮材用賦大注刃城尺度

沮洳

謂發天客土疏禹年作昌陵五年

為客

龍見戒事夫土功龍見畢務戒事龍見九火見

致用

火見而致用致水昏正而栽十一月也樹日南

至而畢

日南至微陽作役徒官庀人徒役勞力小人

服勤

稽事屬役悅以使民毆以就役

民不告勞

事無愆素功惟勿亟人則忘憂

雖用千夫之役

終資一貫之功不特奸時動怨

怨讙動於人

城郎勦民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速成

子日焉得速

築臺妨農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

成其以勦民

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

不許築者歌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注國父白而居澤門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注子罕黑而居邑中也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後謳者乃止注子罕分謗也

孟春無聚人眾妨農事也月令孟夏無起土功動眾苟乖

龍見之期則起人疲之怨梁好土功罷人以潰

宋妨農事築者用謳使人以道則罔告勞作

事不時必聞胥怨勞苦劬勞慘慘怨讟並不敢告詩

敢告亦可息哀我瘵人胡轉予恤詩胡轉莫知我勸

勤勞形民之力雖有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注形也

老者之事禮曰凡吏人任老者梁伯好土功亟城而

罷而弗堪梁亡不書其主自夏王遏眾力眾力遏絕

也恤隱 恤勞 勞力 息肩 事充力竭 事勤

民怨 盍思凋敝 敢憚劬勞 辱在泥塗 保其

筋力 荒度土功 斬艾民力 勦民實難 無城

猶可 民力凋盡 民力不堪 役徒幾盡 庶人

疲敝 民不罷勞 民亦勞止 請解吾人之愠

無興代役之禮 以為草芥苟不恤於人疲 雖有

金湯亦何憂於魚爛

○開鑿帖白

美哉劉子謂趙孟曰美哉禹功吾遠矣禹成厥樂成

難與慮始受賜民到于今庀徒量功戒事刊木書隨

文行 卷七十一 三十一

木開物之智 濟時之功 苟未儻功 豈無胥怨
智能慮遠 愚可樂成

○復除帖

南頓 後漢光武過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固請十年
復增一 頽川 魏志文帝復頽車馬 武令民有車騎馬
勸人養 耕織 吏衛軼變法民戮力本業耕織致粟 貞
馬也 婦 平帝時復貞 五女 晉武帝以將士應娶 買復 食貨
帝時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 請復 常山三老上言
大夫長 以次徵發之士益鮮也 諸侯子 高帝詔
蒙優 關內侯 鄭玄云貴者謂若今宗 諸侯子 曰諸侯
復 在關中復十 復沛請豐 又曰沛為朕湯沐邑復
二歲歸者半之

豐未蒙上曰豐極不忘也特以 復身及戶 又高詔非
其雍齒反吾故遂棄復豐也

下皆復其身及戶內無徭役 司徒稽舍 九比之數以辨
復其身及戶內無徭役 司徒稽舍 九比之數以辨

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 漢武詔復 漢武詔復
舍注舍謂復不給徭役也

口之竿也九十者復甲卒九十 平城吏卒 又高詔吏
者復身末利不與革車之式

平城及守城邑者 魏氏武卒 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
皆復終身勿事

五十置戈其上胃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 而趨百里中試者復其戶利其出宅也

○重斂帖

田賦 季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欲從其薄事舉
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丘賦將

不足 丘甲 魯成公作丘 稅而履其餘 取一今又
也 公云二吾猶不 過藉借也周禮人耕百畝公取十畝

足是稅 畝也 過藉借也周禮人耕百畝公取十畝

文行 卷七十一 復除

借人力治之事充公叔務民曰政重重稅倍征政敝悉索

而稅不過此暴征暴虐以厚斂齊晏平仲曰公厚斂碩鼠

索求也刺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鳴鼓攻季氏富於周公

子曰小子鳴鼓二千算一物武時賈人未作積積諸

而攻之可也三分稅秦人收太半之賦浚我以生

自占率錢也多稅以饑武帝策緹晉靈厚斂厚斂雕牆晉子

也取怨於下作法於貪桀之將亡率割於夏邑取怨於下

無為天子取怨於下桀之賦斂重也紂之欲喪讐斂於殷人

都邑謂桀之賦上將疇依政先圖大事貴舉中苟以利之

為利豈曰人而愛人不能事舉其中誠恐敝

歸於下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行誅求之政敝

將若何出二三之令吾誰適從過什一之征君

孰與足雖國用而暫足所獲幾何苟民罷而不

堪其傷多矣

歛召敵言厚斂取怨於殷人也政煩賦重財匱人怨下若不足

上將疇依政先圖大事貴舉中苟以利之

為利豈曰人而愛人不能事舉其中誠恐敝

歸於下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行誅求之政敝

將若何出二三之令吾誰適從過什一之征君

孰與足雖國用而暫足所獲幾何苟民罷而不

堪其傷多矣



正
初

卷
一

三

